



~ 16
366
1



集 碑 經 室



16
366
1

東京書院
學校圖書

利
八

學經室集自序

所錄支
有物那

余三十餘年以來說經記事不能不筆之于書然求其如文選序所謂事出沈思義歸翰藻者甚鮮是不得稱之為文也今余年屆六十矣自取舊帙授兒子輩重編寫之分為四集其一則說經之作擬于賈邢義疏已云僭矣十四卷其二則近于史之作八卷其三則近于子之作五卷凡出于四庫書史子兩途者皆屬之言之無文惟紀其事達其意而已其四則御試之賦及駢體有韻之作或有近于古人所謂文

者乎然其格亦已卑矣凡二卷又詩十一卷共四十卷統名曰集者非一類也繼此有作各以類續也室名擘經者余幼學以經為近也余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
道光三年歲在癸未阮元識

擘經室一集卷一目錄

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

釋易象音

釋易象意

釋心

釋解

釋磬

釋蓋

釋且

釋敞

釋郵表啜

釋頌

釋矢

釋順

釋達

釋門

釋釋訓

釋相

卷二

擬

國史儒林傳序

太極乾坤說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

儀禮喪服大功章傳注舛誤考

刻七經孟子考文竝補遺序

曾子十篇注釋序

孝經解

論語解

論語一貫說

大學格物說

卷三

明堂論

卷四

禹貢東陵考

毛詩王欲王汝解

引書說

天子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笙歌間歌合樂表
說

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

進退維谷解

卷五

古戟圖攷

七圖考

銅和考

璧羨考

棟梁考

古劍鐔臘圖考

鐘枚說

黜字瓦拓本跋

與程易疇孝廉方正論磬直縣書

王伯申經義述聞序

王伯申經傳釋詞序

焦氏雕菰樓易學序

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

與高郵宋定之論爾雅書

卷六

考工記車制圖解上

卷七

考工記車制圖解下

卷八

論語論仁論

卷九

孟子論仁論

卷十

性命古訓 附威儀說

卷十一

詁經精舍策問

石刻孝經論語記

惠半農先生禮說序

胡肫明先生易圖明辨序

漢讀攷周禮六卷序

任子田侍御弁服釋例序

張皋文儀禮圖序

王實齋大戴禮記解詁序

春秋公羊通義序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孔檢討大戴禮記補注序

焦里堂羣經宮室圖序

與臧拜經書

與洪筠軒論三朝記書

卷十二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 十三篇

浙江圖考 上

卷十三

浙江圖考 中

卷十四

浙江圖考 下

注假借皆出于易舍易卦無以生六書非六書無以傳庖犧之意與言故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此也書乃六書之書傳曰易之爲書也亦謂籀篆之著簡策非如今紙印之書也易傳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此卽許叔重所謂庖犧氏作易八卦以垂憲象神農結繩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以乂以察也書契取于夬是必先有夬卦而後有夬意先有夬意而後有夬言先有夬言而後有夬書先有夬書而後有夬辭也以此推之後世之言語文字皆出八卦益明矣

釋易彖音

周易彖之爲音今俗皆讀團之去聲與古音有異古音當讀若弛音近于才亦與蠡字音近故繫辭傳曰彖者材也此乃古音訓相兼是彖音必與才音同部材字之才與彖字皆在段氏古音弟一部由之哈止海志代轉而爲十五部脂微齊皆灰又轉爲十六部之支佳紙蟹寘卦陌麥昔錫若讀今音通貫切如劉瓛之訓斷則在十四部與材字迥不同部孔子何以材字訓之哉且此非徒孔子之言也毛詩亦有之矣廣雅說文玉篇亦皆證之矣按說文彖彖二字之注

後人亂之今本彖豕走也當云彖豕走脫也讀若弛
 後之淺人疑弛字之音與彖不合故仍系彖字下竟
 妄以豕走脫也四字系彖字之下而又刪去脫字王
 篇引說文彖豕走脫也案今本王篇誤脫為悅說文
 脫解脫也脫古之脫字廣雅
 訓彖為悅可證王篇悅之誤脫走之脫當从
 手肉日脫之之脫當从肉實皆以兌為音意此從古
 本說文而來廣雅釋言曰彖脫也與說文王篇正合
 脫字从兌兌與彖聲相近故彖豕二字因錯失互淆
 凡从二字偏旁得聲之字皆淆矣然則彖豕二字分
 別在多寡一畫之間彖之音當若何曰此字乃通貫
 切豕也音近緣凡緣篆瑑等字皆从之有緣飾隆起

之意彖字音近材近蠡凡蠡喙喙祿字从之有剗刻
 分解之意詩大雅縣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駮矣
 維其喙矣兌彖駮喙同部皆十五部之八聲均由弟
 一部之才聲轉入弛施地等字从也得聲也古讀若
 沱為弟十七部之歌戈段氏云也聲在十七部然考
 地字周秦人亦入於十六部如莊子接輿歌禍重如
 地莫之知避以此推之則凡从也聲之字皆與支佳
 同部矣儀禮喪大記祿衣鄭注云字或作稅卽雜記
 之稅衣祿衣當从彖與兌同部也若从彖聲讀通貫
 切則在十四部韻不合矣由詩之兌彖相韻觀之更

可見廣雅王篇悅字之古惟其悅爲彖訓更可證兌
駝喙同部相韻之迹之據斷不與通貫切之字相涉
由此知通貫切本彖字之音今互相誤也此乃詩大
雅及孔子之音一綫厯存豈可依劉瓛訓斷之誤音
耶又按段君懋堂說文注疑及喙彖二字當从彖此
灼見五十四部之不能通合而未知今說文之讀
若弛爲豕走悅下之音所以餘字尙輻輳不已而誤
以詩縣之喙爲合韻也彖彖形近秦漢間篆隸已不
分矣所以說文豕部云今世字誤曰豕爲彖曰彖爲
豕何以明之爲喙琢从豕彖从彖皆取其聲曰是明

之此許氏說自漢已後又誤寫莫之是正今正之當
云今世字誤以豕爲彖以彖爲彖何以明之爲喙琢
从豕彖从彖皆取其聲以是明之此秦漢間彖彖久
訛之證也此彖喙等字漢以後并訛其音之證也今
人讀从兌之脫字俗音已訛入十四部此彖音亦相
牽而訛之證也

釋易彖意

彖之爲音既據繫辭大雅定之矣然則其意究如何
孔子材也之訓究如何曰此但當以彖字爲最先之
字但言其音而意卽在其中卽如蠱字加蚩與不加

蝨無異也方言曰蠹分也蠹尙訓爲分則彖字本訓爲分可知也豕挽卽分也此卽孔子之所以訓彖爲材也材卽財成天地之道之財亦卽三才之才以天地人三分分之也今人但知寫化而裁之之裁方謂用刀裁物而不知古人音意相同字多假借材卽裁也財亦裁也否則貨財之財安可曰財成天地邪孔子所訓之材言用此彖辭說卦象而分之也且說从兌兌與彖同意兌者最先之字說者後造之字卽謂彖爲說之假借亦可明乎此則爻者效也之意于此更明矣是故學者以彖者材也求孔子之意不能明

以蠹者裁也求之則明矣若執迂守淺古音古意終不明矣

釋心

漢劉熙釋名曰心纖也言纖微無物不貫也此訓最合本義蓋纖細而銳者皆可名曰心但言心而其纖銳纖細之意見矣說文心部次於思部思部次于囟部糸部紉字卽从囟得聲得意今人俗書尖字古作纖纖與紉同意易說卦云坎其于木也爲堅多心虞翻云堅多心者棗棘之屬按棗棘之屬初生未有不先見尖刺者尖刺卽心也說文束字卽今刺字解曰

木芒也故重束為棗並棘為棘皆歸束部皆有尖心之木也易坎卦上六寘于叢棘困卦六三據于蒺藜惟坎為心而于木多心故為叢棘蒺藜之象叢棘蒺藜但皆言其鐵銳而已詩凱風吹彼棘心棘心夭夭皆言棗棘初生有尖刺故名曰心非謂其木皮外裏赤心在內也心果在內風安得吹之且易曰堅多心禮記曰松柏有心皆謂心為尖刺故可曰多心有心否則除棗棘松柏皆無心之木耶棗棘松柏較之他木之內心又豈獨多耶爾雅曰榦樸心詩疏引孫炎注云樸榦一名心此亦即棘心有刺之木禮記如竹

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凡松柏枝葉初生之年皆有尖刺至第二年則刺落而成葉此言松柏堅木初生必由心而來猶竹箭之由筠而來也筠字不見于說文當即是筍字筍或為笋旬尹勻皆相通故禮記孚尹旁達鄭注讀孚尹為浮筠此與松柏有心同例後人不知筠為笋字之通借遂與心字並誤解矣

釋鮮

鮮義屬于魚而古音與斯近遂相通藉顧氏亭林惠氏定宇已發之矣如詩瓠葉云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

閒聲近斯尔正釋詁曰鮮善也釋文本或作誓沈旋
 曰古斯字說文霽字讀若斯左傳于思于思賈逵曰
 頭白元謂鮮斯通藉之迹求諸經傳多有可稽釋者
 少誤便成舛誼今試釋之有以斯本語詞藉聲近之
 鮮爲用者則有尙書無佚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
 寡鮮卽斯字言文王惠斯鰥寡卽祖甲保惠于庶民
 不敢侮鰥寡之義是也偽孔訓鮮爲少失之漢石經
 永傳並作懷保小人惠于鰥寡蓋作小民惠鮮者孔
 安國之真古文馬鄭所注偽孔所襲用者也作小人
 惠于者溘初諸儒以說經之字易其本字如史記之以訓詁代經文也又立政曰知恤
 鮮哉詩蓼莪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皆當訓
 斯字立政之斯指王左右蓼莪之斯如論語斯民也

之例而偽孔傳訓鮮爲少毛傳訓鮮爲寡並失之有
 以鮮魚名爲本諛而藉聲近之斯爲用者詩閔宮曰
 奚斯所作春秋左傳奚斯爲公子魚字孟子庾公之
 斯左傳襄十四年作庾公綏字子魚綏乃斯聲近之
 誤斯乃鮮字假藉也有以語詞之斯藉聲同之思爲
 有以訓離析之斯尔正釋言斯離也說藉聲近之鮮
 爲用者尔正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言小山之別離
 于大山者名以鮮鮮卽斯釋言曰離也儀禮鄉飲酒
 有兩壺斯禁之文鄭注斯禁爲禁之切地無足者卽
 於禁異名此于古無明驗弟由禮器天子諸侯之尊
 廢禁大夫士於禁推之訓斯爲盡以合其諛耳元案
 此斯亦當訓離言房戶之間兩尊用兩禁相於而畧

相離南向如人離立然元酒杜西醴杜東也禮記王
藻曰大夫側尊用榘士側尊用禁榘禁雖有大夫士
之別然彼為側尊言之側尊者特尊無偶非兩尊同
設可比故分別言之若賓主共尊同飲則雖卿大夫
亦不用榘專用禁取取戒禁若祭祀之事取取飲神
則雖士亦兼用榘取取厭飲故禮器曰天子諸侯之
尊廢禁大夫士榘禁祗分二等明榘禁為士大夫公
共之物可臨事取取相通為用者也一證之特牲饋
食禮特牲饋食本士禮當專用禁矣而經云榘禁
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醜注禁言榘者祭尚厭飲
得與大夫同罷不為神戒是也言榘禁者兩壺一榘
一禁不比斯禁為兩禁相離也再證之于少牢饋食
禮曰尊兩榘于房戶之閒同榘皆有罍榘有元酒此
禮言兩榘共一榘故不言禁亦不言斯榘不比斯禁
為兩禁相離也三證之于士冠禮側尊一榘醴此禮
不言禁者醴賓無禁戒也又曰若不醴則醴用酒尊
于房戶之閒兩榘有禁元酒杜西此用禁有禁戒也
此禁字直承兩榘明是兩禁故徒言禁省言斯且易
斯為有字以別于醴賓之無禁也四證之于士昏禮
側尊無不言禁者賓唯啐醴不必禁戒也合觀諸證

然則斯禁之詞與側尊相類 有以鮮斯音通而又通
明當訓離非榘之別名也

于音諄相近之析字者尙書禹貢析支大戴記五帝

德作鮮支後漢書西羌傳作賜支 賜唐韻斯義切 是

也有以獻為本字藉音近之鮮為用者禮記月令天

子鮮羔開冰艷注云鮮當為獻是也至于鮮之訓善

訓少及斯之轉通于須西等音更不可枚舉矣

釋磬

說文磬樂石也象懸虞之形及擊之籀文省為磬古
文作磬从瓦元案鼓之為字声象形及指事从石乃
後人所加其形象石之虛懸物虛懸未有不空者故

磬又訓空从缶為磬器中空也尔疋釋詁磬空盡也
 說文室空也从空至聲引詩瓶之室矣證之然則凡
 物縣空之義皆從此殼字之聲出矣左傳曰室如縣
 磬國語作正此義也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
 磬于甸人鄭注縣縊磬者經死之即虛縣之義然則
 文王世子磬字乃虛縣之義非實字與左傳國語不
 同若讀為鐘磬實字則下于甸人于字為不詞矣國
 語申生雉經雉字與周官封人緜字音轉相假借緜
 與城之以板為度名左傳都城百雉亦以繩為度之名
 同板度縱雉度橫也經與磬同聲同義特殼至二字
 異形耳猶古文殼作硯瓶之磬矣又作室也尔疋釋

蟲蜺縊女縊女所以名蜺者蜺與殼聲相轉相假詩
 天之妹韓詩作磬天詩杜杜縊女縣于樹所以名蜺
 蜺聲如殼也說文聲字所以從殼得音者殼有耳聞
 之義聞屬于耳古人鼻之所得目之所得皆可借聲
 聞以概之故詩大明曰倪天之妹說文倪弟二訓曰
 一曰聞見此訓最確與毛傳合毛傳直訓曰倪磬也
 蓋當時韓詩作磬訓為聞見人人習知不必多言若
 鄭箋以如訓倪即說文譬諭也之弟一訓此自是漢
 以來相沿之別解鄭氏用之以別毛義然不如毛義
 遠矣詩人言倪天之妹者稱后妃為天妹以神之文

王實有見聞其為天妹者故定祥親迎也禮娶妻先聘說文聘訪也从耳粵聲粵與殼同義見下然則倪天之妹倪與聘義又相近矣目得者可概以聲聞鼻得者亦可概以聲聞故說文曰馨香之遠聞者从香殼聲殼古文馨又曰軼聲也从只粵聲讀如馨案詩椒聊次章遠條且毛傳曰言聲之遠聞也聲字與馨字音義相近漢人每相假借故漢衡方碑亦借聲為馨矣海鹽吳東發云衡方碑云克長克君不虞不陽維矣明維允耀此聲香聲乃馨之假借字上文既云有口有聲則此義不應重矣逸周書諡法解不生其國曰聲昔人解此多誤案此乃生于母家不在本國如虛懸然其義

猶在殼字聲乃假借耳猶史記所言贅壻之義魯嬰齊諡聲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不以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左成十一年傳然則聲伯必是隨母生長于外所以卒諡曰聲又齊侯娶魯顏懿姬無子其姪駸聲姬生光杜注云顏駸皆二姬母姓姬之諡聲必亦奇于母駸姓家之故故以母姓為名而諡曰聲左襄十一年傳與嬰齊聲伯同例而隱公母諡聲僖公夫人聲姜齊靈公母聲孟子皆同此例矣詩叔于田抑馨控忌毛傳曰騁馬曰馨元謂馨即騁之音近假借字蓋粵殼同韻說文所以讀騁若馨也若離騁而別求其訓則誤矣尔雅粵

也此專訓詩小豸今詩作莽蜂者異同字莽蜂粵斧無所不可但為雙聲耳其義在音不在字也故毛鄭皆據爾雅無新說粵斧與詩叔于田聲控同義殼與粵音義每相通莽蜂者如執轡者掣曳馬也後人因螿字而求其義于蠶蜜之蠶則郢書燕說矣并與抨伴同音亦使義也聘亦使也凡此毛傳未發之義證之古皆合故毛氏經訓可竝余正也

釋蓋

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郭璞注未詳今學者皆以蓋割同聲假借引鄭康成禮記緇衣注明之則郭所未詳者明矣元更謂害曷盍未未古音皆相近每加偏旁互相假借若以為正字則失之書呂刑曰鰥寡無蓋蓋即害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偽傳云使鰥寡

得所無有掩蓋失之矣害字與割音義最近詩生民曰無菑無害釋名曰害割也書堯典洪水方割大誥天降割之類皆害字之借也害字與蓋字亦近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尚書君奭割申勸王之德鄭氏緇衣注曰割之言蓋是也盍與曷同音故孟子時曰害喪害即曷呂覽葛天氏即蓋天氏也盍與未未亦最近故春秋襄二十七年公羊傳盟曰昧雉彼視何休學昧割也邵公之意若曰有渝盟者視此割雉也孟子謀蓋都君此兼掩井焚廩而言之蓋亦當訓為害也若專以謀蓋為蓋井而不兼焚廩則下文咸我

學經室一集卷一
續咸字無所著矣

釋且

說文訓且為薦字屬象形段若膺大令曰儀禮艷注公羊何注皆云且字如伯
某仲某某是且字某以薦伯仲也古文尚書黎民祖
飢艷易組為阻蓋尚書本作且故今文家作祖古文
家作阻此皆訓薦之義元按諸古誼且古祖字也古文祖皆且
字商文戊祖丁算作白祖又算作白孟祖辛彝作且
祖乙爵作白祖已爵作白祖丁觚作且瞿祖丁卣作
且此文與今且字近矣周齊侯鐘作且皆祖之古文小篆
始左示作祖故說文示部祖始廟也今音祖則古切
且千也切不知古音古誼正相同也禮記檀弓曾子

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艷注且未定之辭

可以證矣又按且始也且既與祖同字同音則其誼

亦同爾雅釋詁祖始也凡言祖皆有始誼如祖訓始廟祖祭為

有始誼經傳中言既某且某者皆言終如此始又如

此既訓終且訓始王懷祖給事謂元曰詩言終風且暴終和

且平終濫且惠終皆當訓既言既風且暴也艷箋訓終風為

終日風此望文生誼爾雅徧釋詩中風元為之加證

名獨無終風且終和終濫又將何說

曰終即既既終也且始也詩艷風溱洧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既且即終始之誼且讀為平聲與

乎乎字為韻且往觀乎之且即蒙上既且為言愈見

修辭之善漢張遷碑爰既且于君文例可與此相證

也顧寧人以既且為暨字之分疑是碑為重刻摹勒之誤非也又按且粗也姑也

且訓為始始有艸創之誼即為粗畧之誼說文粗疏

也粗从且得聲得誼且又與鹽通借皆不攻緻之誼

詩唐風王事靡盬毛傳盬不攻緻也孔疏引蠱字為證誼乖遠不相涉

漢書息夫躬傳曰器用盬惡鄧展注盬不堅牢也

即不攻緻呂覽誣徒篇從師苦高誘注苦讀如盬會之盬

苦不精緻也方言曰盬且也郭璞未詳合經史子數

誼方言之訓可識矣又沽音同盬儀禮喪服傳云冠

者沽功也鮑注沽猶麤也又既夕注沽今文作古又

周禮司兵注曰功沽上下沽即麤惡與盬同可見漢

末猶為恆語麤畧即為聊且之誼故且為姑且之且

廣雅嫜且也其寔姑即且同音假借字詩周南我姑酌彼

金罍毛傳姑且也說文及秦以市買多得為及詩我及酌彼金罍及本應作姑此許引詩說假借古文以及為姑也如致人姓也洪範以致為好此

亦且之假借字論語沽之哉沽禮記檀弓杜橋之母即及字假借

之卷宮中無相以為沽也鮑注沽猶畧也是沽即麤

畧之誼與盬姑廣雅寔皆且之假借也莊子與物且者此謂苟且

漢書宣帝紀莫同誼聊苟且也亦其誼也又案且字

有苞且之意同

是也

釋敬

敬與黼同為畫績之形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青謂之敬黼象斧形明矣說敬者曰兩已相背戾爾雅

孫注左桓二年傳注書益稷傳而自古畫象則作亞形明兩弓相背

戾非兩已相背戾也兩弓相背義取于物與斧同類

兩已之已何物耶然則各傳注所言兩已者豈非兩

弓相沿之誤與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為亞文

亞古弗字也今俗本漢書文選皆譌為亞師古此語必有師傳非

師古所創經傳中彌佛弗義每相通字或相假音亦

相轉說文彌解曰輔也重也輔者以輔戾弓之不正

者即考工記弓人之菱鄭注所謂弓檠者重者二弓

也說文弗字收于丿部解曰弗撝也考工記弓人曰

撝幹撝角从丿从丿从韋省案弗字明是从弓之字

若从韋則不知所省無以下筆必有後人刪改之誤

弗字从丿从丿从弓丿者明是兩弓相背左右手

相戾之義此會意之指也特丿丿分背不若乂字相

交耳然則弗即亞字為兩弓相背戾之證師古之說

有由來矣

釋郵表嘏

將欲于平坦之地分其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以準
 視望止行步無尺寸之差而不可逾焉則必立一木
 于地且垂綴他物于木上以顯明其標志矣此郵表
 畷之權輿也則試言郵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漢書各紀
傳郵亭注皆同郵从邑从垂垂遠邊也垂从土从丞丞草木
 華葉垂象形也蓋古者邊垂疆界其始必正其四至
 焉四至之邊必立木為表丞綴物于上以準遠近之
 望而分疆界焉此垂之所以从丞郵之所以从垂也
 垂之遠近者必分程途里數故鄭康成注周禮掌節
 云若今郵行有程矣說文郵字乃以垂邑二字會成

一意其聲則生之于旂故與旂流旒通借古字義隨
 音生旂郵是也詩長發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禮
 記郊特牲曰饗農及郵表畷禽獸鄭康成注郵表畷
 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引齊魯韓三
 家詩作為下國畷郵三家詩乃本字古字也按球王
 磬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菜林皆同音義裘古文但作求
 加衣為裘猶裘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為標志綴毛
 物于上即球也詩之球即裘同音假借字也故以裘
 為標志即以裘為標志也則試言表表者裘衣也柱
 也標也志也準也明也說文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裳以毛為表裘皮衣也

象形古文省衣作求荀子儒效後漢蓋勳馬援傳注
 表標也呂覽慎小注表柱也禮記檀弓內則注表明
 也周禮大司馬為表注表所以識正行列也荀子大
 畧注表標志也後漢書劉祐傳注表標準也管子君
 臣上注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漢書淮南厲王
 傳注表者樹木為之若柱形也呂覽不屈云或操表
 掇以善晞度望旗之旒冕之旒皆以物相聯綴為名詩
 注表掇儀度長發之球是乃表裘之裘長發之綴旒是言受地于
 天子為諸侯之封疆樹立聯綴之裘以定四界也春
 秋襄十六年公羊傳君若贅旒然言臣專政君不與
 國事但若委裘於朝宁之上而已故漢書賈誼傳曰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此言遺腹之主甚幼不
 能立朝但委綴裘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即公羊贅旒

之義也贅與綴音近義相假莊子大宗師云彼以生
 為附贅縣疣亦取此義也史記滑稽傳淳于髡齊之
 贅婿索隱如人贅疣餘剩
 物也詩大雅具贅
 卒荒傳贅屬也是郊特牲之表義即郵義也則試
 言暇說文發篆作糸綴聯也又綴合著也暇兩陌間
 道也按綴為以物繫屬於物之義發綴暇輟義皆通
檀弓下國語齊語注皆曰綴連也綴又訓止見樂記
 注故輟亦訓止見呂覽期賢求人注說文輟車小缺
 復合衆車連行缺而復合連義也即止義也綴兆之
 綴連也亦即止也尚書立政綴衣亦掌連綴衣服之
 官贅則同音假借之字設字亦音義相近故詩候人
 荷戈與設說文設及也或說城鄙市里高懸羊皮有
 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設此乃以木綴

裘之明證漢時尙有此制故田陌之間相聯之處以木爲表分其界限則可名曰表以表繫皮則可名曰綴因之兩陌間之道路亦卽別制加田于彘之字名之曰畷此亦字隨音生實一義也揚州古銅盤銘曰用大蔽散邑迺卽散用田竟竟自瀘洮以南至于大沽一表以降二表又曰表于單道表于原道表于周道以東表于耔東疆右還表于竟竟導以南表于卻萊導以西至于堆莫竟井邑田云云觀此可見古人以表立田地疆界之事

周禮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又曰及表乃止此又舞者行列所止亦

立木綴物爲標名曰綴禮記樂記曰綴兆鄭注綴謂鄼舞者之位也又曰其舞行綴遠其舞行綴短觀此可見古人凡分行列遠近長短者皆以表綴爲用然則郊特牲所謂郵表畷者郵乃爲井田上道里可以傳書之舍也表乃井田間分界之木也

左傳襄二十五年傳表淳田兩陌之間道也凡此皆古人饗祭之處也而郵表畷之古義皆以立木綴毛裘之物垂之分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準視望止行步而命名者也

釋頌

詩分風雅頌頌之訓為美盛德者餘義也頌之訓為

形容者本義也且頌字即容字也頌正字容假借字詩譜頌之言容釋

各頌容也並以假借字釋正字說文容訓盛與頌字

義別後人專以頌為歌功頌德字而頌之本義失矣

故說文頌兒也从頁公聲籀文作額是容即頌漢書

儒林傳魯徐生善為頌即善為容也說文兒下云頌儀也與此頌字

為轉注籀文者周宣王太史所作頌即容貌字者史

記樂書云物之頌也漢書儒林傳云頌禮甚嚴又云

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容養養一聲之轉古籍

每多通借今世俗傳之樣字始于唐韻即容字轉聲

所借之養字不知何時再加才旁以別之而後人遂

絕不知從頌容養轉變而來豈知所謂商頌周頌魯

頌者若曰商之樣子周之樣子魯之樣子而已無深

義也何以三頌有樣而風雅無樣也風雅但弦歌笙

閒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為舞容凡樂縣並在堂下惟琴瑟

隨工而得升笙則倚於堂大射儀云篋在建鼓之間禮記禮器云歌者在

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弦歌間以笙者如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臣升歌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大夫士鄉飲酒禮亦如之並無所

為舞容他如周禮左傳國語所載亦但曰歌曰詠歌左傳季札觀樂惟使工為之歌國語叔孫穆子對晉侯云伶簫詠歌而亦絕不及舞容惟三頌

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為頌若元以後戲曲歌者舞者

與樂器全動作也風雅則但若南宋人之歌詞彈詞

而已不必鼓舞以應鏗鏘之節也頌之舞容禮記文王世子適東序釋

奠於先老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注云象周武王
 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明堂位以禘禮
 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祭統夫大嘗禘升
 歌清廟下而管象仲尼燕居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
 管象示事也詩序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
 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又云武奏大武也箋云大武
 周公作樂所為舞也樂記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
 器也屈申俯仰容綴兆舒疾樂之文也又云執其干戚
 習其俯仰屈伸容綴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
 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猶之戲曲執持文武之器手
 舞足蹈而口歌也仲尼燕居子曰大饗有四焉下管象
 之以應節奏也

武夏籥序與象武武舞用干戚也夏籥文舞用羽籥

也文舞武舞禮記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
 也大夏注謂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大夏樂之文
 武備者也勺即周頌酌象即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
 也大夏則夏禹之樂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
 學羽籥注云干戈萬舞象舞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樂
 記云干戚羽旄謂之樂注云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

執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郊特牲諸侯之
 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王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明
 堂位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八
 佾以舞大夏公羊宣八年傳夏六月壬午猶繹萬八
 佾去籥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左傳襄二十九
 年傳季札請觀周樂見舞象籥南籥見舞大武見舞
 韶濩見舞大夏見舞韶籥周所存六代之樂若大司
 樂所云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皆頌也
 魯得其四韶籥夏漢所謂夏者即九夏之義說文夏
 等舞季札俱及見之
从夂从頁从目目兩手夂兩足與頌字義同周曰頌
古曰夏而已故九夏皆有鐘鼓等器以為容節詩時
 於時夏傳云夏大也箋云陳其功夏而歌之樂歌大
 者稱夏禮記夏籥序與正義云夏籥謂大夏文舞之
 樂以象武次序更遞而興鄭氏康成注鐘師以九夏
 為樂之大歌說文夔訓中國之人也从頁夔字於六書屬
 字頭為容貌之首古頌兒字故从頁夔字於六書屬
 象形禮曰夏詩曰頌二而一者也九夏者鐘師所謂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驚夏也杜
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
夏四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
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祓夏公出入奏驚夏
凡奏夏並以鐘鼓為行步之節金奏之例九夏即在
皆在升歌前如賓入門升堂後金奏即闕

頌中明乎人身手足頭兒之義而古人名詩為夏為

頌之義顯矣清廟之什凡十篇古登歌用清廟尚餘
其九呂叔王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

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餘六夏蓋即
維天之命等篇為近之矣鄭氏康成以九夏皆詩篇

名頌之樂記賓牟賈問答全是舞頌即頌即容之實
族類也

據樂記言大武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
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又孔子

答賓牟賈云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
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
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皆

舞頌之實證按左氏宣十二年傳楚莊王曰武王克
商又作武其首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
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資桓二章皆
屬於大武猶之關雎實兼葛覃卷耳鵲巢兼采芣采
也周禮大司樂凡曰奏皆金也曰歌皆人聲也曰舞

皆頌也夏也人身之動容也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
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

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元乃奏姑洗歌南呂
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

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
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夏舞者謂鼓舞以應鏗鏘之

節武舞曰萬舞者萬厲也蹈厲武舞也公羊宣八年
傳云萬者何

干舞也史記樂書正義云厲謂顏色勃然如戰色樂
記注云蹈厲所以象威武時而公羊注以為武王以

萬人服天下故民以萬名其篇幽詩有頌者此必有
此漢人望文生義其實非也

舞容在後籥章國祭蜡則獻幽頌按幽為周之舊商
周皆夏殷之舊邦宋有商頌周亦有幽頌

既謂之頌宜禮君子趨行賓出入皆奏夏夏

有舞容在焉禮君子趨行賓出入皆奏夏夏

即人容以金奏為之節也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

之君子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儀禮燕禮賓及庭奏肆

夏賓醉奏陔大射儀公升即席奏肆夏賓醉陔公

入驚鄉飲酒禮賓出奏陔禮記禮器大饗之賓其出

也肆夏而送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云大

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仲尼燕居兩君相見

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縣興即金奏也又云金作

示情也國語魯語叔孫穆子不拜肆夏日先樂金奏

肆夏繁過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非使臣之所敢聞

也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

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凡奏夏皆擊金以為節鍾師掌

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鍾師凡周禮鍾師于二南之詩

祭祀鼓其金奏之樂是也亦稱奏者彼以弓矢為舞容故有金奏非舞不稱奏

也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

也士奏采蘋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

舞據此知狸首采蘋

采蘋皆以弓矢舞

鐘磬分笙鐘笙磬頌鐘頌磬者

笙在東方專應風雅之歌頌在西方專應夏頌之舞

也樂縣之位小胥正之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

其南應磬皆南陳笙為東方以應風雅詩鼓鐘云笙

磬同音以雅以南謂諸侯大夫燕時但歌雅與二南

左氏襄十一年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其云歌

鐘必是應風雅之鐘然則即笙鐘也或者笙鐘笙磬

罷聲比頌鐘頌磬為小以此為分別歟或以笙為所

吹之笙不知所吹之笙則在兩階建鼓之間與此絕

不相同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鐘其南胡

磬其南鼓皆南陳頌為西方以應頌舞儀禮燕禮聘

禮以及少牢饋食有司徹所載賓尸八門升堂莫不

由西出八凡賓尸出入皆金奏必歌頌以應屈

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偽
孔解庸為大鏞便昧於笙頌之義矣 此乃古人未
發之義因釋之如此

釋矢

義从音生也字从音義造也試開口直發其聲曰施

尸為同音夷使匣移為音近字 重讀之曰矢 屎為同音雉雍

孟子孟施舍趙岐注施發聲 近字 施矢之音皆有自此直施而去之彼之義古

人造从於人也即之施字即從音義而生者也說

文施旗兒 齊樂施鄭豐施魯巫馬施皆字子旗齊旗

有自此斜平而去之貌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庚子故

義為施舍 易乾卦雲行雨施稱物平施左傳昭五年

劉炫注施者舍也舍為施之重音施之訓

展訓陳訓布訓行訓舒訓設訓弛訓移皆平直施去

之義也詩葛覃施于中谷兔置施于中林類弁施于

松柏早麓施于條枚禮記樂記施於孫子孔子間居

施及四海中庸施及蠻貊皆重讀之其實輕重皆同

音義 尸與施同音故禮記在牀曰尸人死平陳也左

傳 宣十年 荆尸而舉尸陳也即俗陣字也爾雅曰矢雉

尸陳也平夷弟易也矢弛也弛易也皆此音此義也

尸或為使使从夷與尸音義皆相近 周禮凌人大喪

之言尸也國語晉語秦人殺冀芮而施之注陳尸曰

施禮記喪大記奉尸夷於堂詩草蟲我心則夷桑柔

亂生不夷左氏成十六年傳塞井夷竈又十七年傳

一朝而尸三卿皆平義也詩洞酌豈弟君子豈弟易

直也弟易音義近也匣為注水器左氏僖廿三年傳

懷羸奉匣既而揮之水從匣出平揮而去故名其器

日匣池之从 矢為弓弩之矢象形字而義生於音凡

人引弓發矢未有不平引延陳而去止於彼者爾雅

引延此義即此音也左傳隱五年公矢魚于棠詩矢于

牧野無矢我陵以矢其音矢詩不多矢皆訓陳又人

之所遺曰矢亦取施舍而去之義故史記廉頗藺相

如傳曰三遺矢矣莊子知北遊曰道在屎溺屎同左

傳定三年閻曰夷射姑旋焉旋當為施施者謂便溺也

便溺有施舍之義旋乃字形之訛也雉野雞也其飛

形平直而去每如矢矣故古人名鳥之音與矢相近

且造一从佳从矢之字曰雉也雉與豸同音每相

假借雉有度量之義凡物自此止彼平引延陳而度

之約略如矢雉之去曰雉以繩則曰絳左傳隱元年都

城過百雉杜預說雉長三丈許慎五經異義韓詩說

雉長四丈何休公羊學雉二百尺說雖不同大約皆

用長繩平引度物之名左傳襄二十五年度山林鳩藪澤

鳩與度對言鳩乃雉字之訛雉即度也度以繩尺為

度數也左傳昭十七年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

也民者也工正命官所以名雉者雉有度義亦有平

義也周禮雉氏書或作夷鄭康成讀如鬃小兒頭之

鬃書或作夷釋文雉或作雉然則雉鬃夷雉亦

平而去周禮封人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

之凡祭祀置其絳司農注絳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

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杜子春云絳當以豸為聲
 據此知封人掌有繩絳遇城邑則量百雉之絳遇祭
 祀則供牛鼻之繩五雉之為工正也義與此同國語
 晉語二申生雉經乃以繩絳自經雉乃絳之假借字而
 或以為如雉鳥之經自古未見有雉鳥自經於樹者
 此不明古義之失也絳从豸得聲左傳宣十年范武子
 引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余
 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釋文豸本又作雉今
 為鳩與雉藪澤之雉訛為鳩同左傳襄十年又云范宣子曰句在此敢
 使魯無鳩乎此鳩字亦是雉字之訛與庶有豸乎詞

氣正同豸者止也即阻止之義平也解也解豸名獸乃雙聲字此雉
 亦當訓止也平也正所以荅圻父無所止居鴻鴈哀
 鳴劬勞之義與范武子引詩巧言亂庶遄沮遄已義
 同也管子曰地員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注施
 者大尺之名其長七尺然則施雉之音皆有長引法
 度之義水音近矢說文水準也水之流也平引而去
 義與矢雉相同準為法則法字古文从水从鷹凡言
 鷹者皆有直義有平義灋从水者水至平从鷹者為
 平為直皆指事从去者兩人相違之間以水鷹平直
 之為會意鷹猶絳繩之直也說文鷹部灋字乃以神

羊觸不直為解此由漢時沿楚制為解豕冠令觸不
 直著之國典之故許氏不能不據以為解其實商周
 以上制字未必定主此義說文灋字似宜收去部未
 可會意說為解豕觸不
 直而去之也蓋水鷹皆平止義故今文鷹字可省若
 如神羊之說今文省一鷹字則所餘去字會何意耶
 明乎此可知古人造字字出乎音義而義皆本乎音
 也

釋順

有古人不甚稱說之字而後人標而論之者有古人
 最稱說之恒言要義而後人置之不講者孔子生春
 秋時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稱至德要道之於天下

也不曰治天下不曰平天下但曰順天下順之時義

大矣哉何後人置之不講也孝經順字凡十見開宗明義

章以順天下士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三才章
 以順天下聖治章以順則逆廣要道章教民禮順廣
 至德章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廣揚名章順
 可移於長感應章長幼順事君章將順其美順與

逆相反孝經之所以推孝弟以治天下者順而已矣

故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

怨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

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又曰

教民禮順莫善於悌又曰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

其大者乎是以卿大夫士本孝弟忠敬以立身處世

故能保其祿位守其宗廟反是則犯上作亂身亡祀絕春秋之權所以制天下者順逆閒耳魯臧齊慶皆逆者也此非但孔子之恒言也列國賢卿大夫莫不以順逆二字為至德要道是以春秋三傳國語之稱

順字者最多皆孔子孝經之義也

左氏隱三年傳且夫賤妨貴少陵長

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又五年傳順少長僖八年傳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杜預云立庶不順禮又卅三年傳文不犯順武不違敵文二年傳禮無不順則國之大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又六年傳事長則順又十五年傳禮以順天之道也宣四年傳以順則公子堅長又十二年傳典從禮順成十六年傳禮以順時襄三年傳云臣聞師衆以順為武又十年傳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又十七年傳大臣不順國

之恥也又廿三年傳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又廿五年傳其辭順犯順不祥昭元年傳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又十一年傳蔡小而不順又十九年傳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又廿六年傳獎順天法又廿八年傳慈和徧服日順杜預云唯順故天下徧服哀二年傳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又六年傳從君之命順也公羊定八年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定公順祀穀梁莊六年傳朔八逆則順出矣國語周語上非禮不順又云敬王命順之道也周語中以順及天下又云奉義順則謂之禮周語下方不順時晉語一敬順所安為孝晉語二在因民而順之晉語四順以訓之晉語六其辭順晉語七帥衆以順為武晉語八順其憲則晉語九順德以學子又行之以不第此也易順越語下順天地之常又必順天道

之坤為順也易之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

義也

易坤乃順承天又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需

天休命豫順以動豫臨說而順萃順天命也升巽而順革順乎天而應乎人又順以從君也漸順相保也

繫辭上天之所助者順也說卦和順於道德而理於

義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詩之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義也詩女曰

子之順之皇矣克順克比又順帝之則下武應侯禮

順德公劉既順迺宜抑順德之行桑柔惟彼不順禮

之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義也周禮地官

以事師長儀禮士冠禮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禮記檀

弓上頽乎其順也檀弓下節哀順變也王制宗廟有

不順者為不孝月令順彼遠方鄭康成云順猶服也

又曰必順其時禮運順人情之大實又云仁者順之

體也禮器禮時為大順次之又云有順而討也又云

有順而撫也又云故作大事必順天時郊特牲年不

順成大傳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

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各曰重樂記正聲感入而順

氣應之又云和順積中又云天地順而四時當又云

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又云樂在族長鄉里之

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祭義立敬自長始教民

順也又云所以示順也祭統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

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

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

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也順於鬼神外則

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

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

敬奉之以物祭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

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

祭之為物大矣其與物備矣順於倫是之謂畜又云夫

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

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宗

廟社稷則子孫順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

君社稷則子孫順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

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行非諸人不安於上則不以

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

曰祭者教之本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

比焉順也明君命世教也中庸父母其順矣乎表記

義而順又云君命世教也中庸父母其順矣乎表記

命冠義順辭令昏禮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

此之謂盛德大戴禮主言上順齒則下益悌又云立

之以義行之以順哀公問五義言既順之曾子立孝
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訓其弟
者又云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之謂也五帝德
以順天地之紀又云順天之義又云莫不從順盛德
天道不順生於明堂千乘以順天道誥志以
順四時小辨士學順盧注云學順成之道 聖人治
天下萬世不別立法術但以天下人情順逆敘而行
之而已爾雅敘故孔子但曰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也

順字為聖經最要之字曷可不標而論之也

釋達

達之為義聖賢道德之始古人最重之且恒言之而
後人畧之元按達也者士大夫智類通明所行事功
及于家國之謂也法言問神篇昔仲尼潛心於文王
矣達之呂覽誣徒篇况乎達師與

道術之言乎成公十五年傳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孔
氏正義以為聖人達於天命則達即道德之始之證

禮記學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故

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

後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

必有達人今將在孔某乎此時孔子年三十五歲矣

杜預集解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此杜氏用服虔
注見於襄公三十一年疏而本傳正義云當言三十
四而云五蓋相傳誤世未稱聖但稱達說文聖通也
耳此孔氏別有所據世未稱聖但稱達白虎通聖者
通也道也荀子臣道篇是聖臣也楊倞注聖者無所
不通之謂是聖之訓通同也又廣雅釋詁達通也儀
禮士昏禮下達鄭注達通也說文達字下不訓通
而於通字下注曰達也故昭公十三年傳晉楚之從
不聞達者可謂無人史記楚世家引作不聞通者可
謂無人是達可訓通通又訓達皆與聖義相近又禮

記鄉飲酒義產萬物者聖也鄭注聖之言生也是聖
 又得訓益毛公用轉注謂有生聖之美義無不通康
 亦同訓益毛先生為生不成辭故又從達字本義箋
 成恐後人以先生為生而能行亦有性成之義與聖
 之日達小羊益小羊生而能行亦有成之達達是
 字意正相輔總之達即聖之次聖是已成之達達是
 未成之聖猶之皇公之同訓為君賚予之同訓為賜
 特有淺深之殊耳故莊子天運曰聖者達於情而遂
 於命也左傳文公十八年傳齊聖廣淵杜預集解聖
 者通也博達眾務庶事盡通也禮記樂記作者之謂
 聖賈公彥疏聖者通達物理則聖賢道德之始無不
 由達而臻者聖人之名尚矣古之所謂達人即今之
 所謂通人名異也達之為義春秋時甚重之達之為義
 而訓可互證也達之為義春秋時甚重之達之為義
 學者亦多問之論語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禮記禮器君子之人達故皇
 侃義疏以為達者聞之實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
 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大戴禮弟子問于曾子曰夫士
 何如則可以為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
 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說文達行不相遇也引
 詩曰挑兮達兮毛傳挑
 達往來相見之貌則達本有行義不相遇者猶
 言不相選也呂覽慎人篇達於道之謂達是也又曰
 君子進則能達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繹孔曾
 此言知所謂達者乃士大夫學問明通思慮不爭言
 色質直循行于家國之間無險阻之處也禮記知仁
 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列子端木
 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故說文曰達行不相遇也遇

選也故論語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夫仁者已
王肅作家語襲其語曰以達而能達人
 欲達而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與窮字對舉便非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達之說也左傳宣公四年
 曰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穀梁僖公三年傳達心而懦此造語之異
 論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孟子曰君子之志
 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此不達之說也後儒持明體達
 用之論而達專屬用非孔曾本義也張鑑注

釋門

凡事物有間可進進而靡已者其音皆讀若門或轉
 若免若每若敏若孟而其義皆同其字則展轉相假

或假之於同部之疊韻或假之於同紐之雙聲試論
 之凡物中有間隙可進者莫首於門矣古人特造二
 戶象形之字而未顯其聲音其聲音為何則與夔同
 也夔从夔得音夔門同部也因而夔又隸變為疊為
 豐為壘皆非說文所有之字而實皆漢以前隸古字
唐貞觀等慈寺塔記銘既有夔社字又有壘字皆夔古體之遺也周禮太卜注壘王
 之圻也方言亦云器破而未離謂之壘釋文注壘本
 作壘是壘與壘同音義也至中破未有不赤者故壘
 為以血塗物之間隙音轉為盟盟誓者亦塗血也水經
注孟津即盟津穀梁傳盟津亦即孟津其音亦同也由是推之爾雅夔

為赤苗

詩作糜更可証每門音轉之蹟

說文璫為赤王璫為赤毳莊

子栲為門液

人間世以為門戶則液栲

皆此音此義也

與去聲轉

為隙轉為瑕皆物破有間隙色赤之義說文瑕字次於璫字者連類而及之也又爾雅璫冬注門冬一名

冬若夫進而靡已之義之音則為勉

說文勉从免聲經籍亦或以免

勉為勉轉音為每豐豐文王當讀若每每文王豐字或

作豐

文亦

再轉為敏

漢書以閔勉為敏勉

為甬雙其聲則為甬

勉收其聲則為甬沒

爾雅甬沒勉也

又為密勿

毛詩甬勉同

韓詩作密勿同心揚雄劇秦美新云豐聞汗漫豐亦聲之轉

沒乃門之八聲密乃

敏之八聲又爾雅孟勉也

猛字从孟者以此爾雅尚獸日豐亦猛進之氣也

書洛誥曰汝乃是不獲獲字訛俗無以下筆錢辛楣

少詹事以為寢字形近之訛是也夢與孟亦同也詩

鳧鷖在豐

後漢書馬援傳注豐者水流夾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詩箋豐之言門也其有間而進

之義更顯矣

鳧鷖豐字與文王之豐豐及易繫辭禮器之

豐豐皆為一字特今人讀為二音耳豐豐文王即勉

勉我王勉豐同也進無已也河水浼浼浼浼即勉勉

之義水之進靡已也敏勉猶之勉勉也

敏之从每猶靡之从麻也

推之勿勿猶豐豐也孟又轉為懋為勸為助書懋哉

懋哉即勉哉勉哉勸與邁同音又懋之轉也勸者說

文口

音密

字之後次以曰

音卯

次以曰

音昌

次以昌此皆一

聲之轉尚書勸哉夫子之勸其音當讀與目同

今人讀若

旭者漢以後音之變猶讀疊若尾不為每也冒从目目亦聲說文冒冡冡冡即蒙而前也冡與門同故荀子之蠡門孟子為逢蒙助璜之从力从冒冒為聲而義即寓焉勛哉即懋哉也璜當讀如毒目疊韻也又方言侔莫強也侔莫即黽勉之轉音方言之侔莫即論語之文莫文莫二字為句與聽訟吾猶人也聽訟二字為句同劉端臨曰文莫吾猶人也猶曰黽勉吾猶人也後人不解孔子之語讀文為句誤矣是故訓詁不明則聖賢之語必誤語尚誤違言其理乎又案卯字乃門字開兩戶故篆為弗也弗門一聲之轉觀於此更見古人聲音文字之精義矣

釋釋訓

禮記王制曰言偽而堅行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此節鄭氏注似以第四句難得其解而略之按順乃訓之假借字澤乃釋之假借字言其所訓說者似是而非強釋之以惑人也順是而澤者爾雅釋訓之道也如此為解乃與學非而博同類相近語有倫次大戴記小辨篇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此順字亦訓字之假借後人昧之致失其解史記孝武紀振兵澤旅徐廣云古釋字作澤此亦澤釋相假之據也

釋相

自周秦以來凡宰輔之臣皆名曰相相之取名必是
 佐助之義詩相維辟公論語則將焉用彼相矣乃說文相在日部本義
 為省視為以目觀木易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曷嘗有佐助之義
 此必是假借之字其本字為何曰襄字也古人韻緩
 平仄皆可同義是以輔相之相亦可平聲贊襄之襄
 亦可去聲後人昧此故不知襄相音同可假借矣說
 文衣部襄字云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凡耕者必有
 耦故但言耕而即有佐助之義即所謂相人偶之偶
 也儀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禮記中庸論語注皆有相人偶之義非佐助不成耦
 耕故事之相佐助者皆曰襄如尚書虞書思日贊贊

襄哉其最古者也贊有佐助之義凡周禮贊王贊命
 贊工皆是也贊贊為疊字凡疊字皆形容之字以贊
 贊形容襄字猶浩浩滔天以浩浩形容滔字蕩蕩懷
 山襄陵以蕩蕩形容懷字襄字也自虞書以後襄字
 不常寫多假同音之相字寫為宰相之相是以相有
 佐助之訓輔贊之義顧名而不知其義矣至于襄之
 訓因訓除相之訓道訓勸皆從人偶耕闢贊助而引
 申之者也襄有因訓諡法因事有功曰襄則相亦必訓因凡二
 人二事之有因者必以相字連綴之如相成相佐相
 偶之類是也其實相皆借字本義皆在解衣而耕之

襄字也說文恐後人不解襄字收入衣部之故故引漢令以明之而佐助之義卽在其中且說文衣爲覆二人本有偶竝之義故不再爲訓也襄又訓除乃說文引申之義非第一義也襄又訓駕詩大東兩服上襄此兩馬竝駕之義卽兩人竝耕之義以襄駕之訓例之知襄字之義重竝耕而不重解衣矣詩棫樸金玉其相相亦襄之假借字言金玉兩竝爲追琢之章也傳訓相爲質似望章字而始生其義非本義也至于襄相假借之見于經籍者文選上林賦消搖乎襄羊西京賦相羊乎五柞之宮漢書外戚傳惟幼眇之

相羊詩出車獫狁于襄釋文本或作攘禮記祭法相近於坎壇鄭注相近當爲攘祈皆其跡也

聖經室一集卷二

擬

國史儒林傳序

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
 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
 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為
 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
 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
 無少差繆者此也荀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說
 各有師授秦弃儒籍入漢復興雖黃老刑名猶復淆

襍迨孝武盡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矣東漢以後學徒數萬章句漸疏高名善士半入黨流迄乎魏晉儒風蓋已衰矣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說文飾章疏皆與儒林傳相出入是以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厯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兩晉學盛興儒道衰弱南北割據傳授漸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舊而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僞至隋唐五經正義成而儒者鮮以專家古學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誼

濂洛以後遂啓紫陽闡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不知此卽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閤合周道也元明之間守先啓後在於金華洎乎河東姚江門戶分岐遞興遞滅然終不出朱陸而已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間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我

朝
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
經義實之

聖學所指海內嚮風

御纂諸經兼收歷代之說 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
矣

國初講學如孫奇逢李容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陸隴
其王懋竑等始專守朱子辨偽得真高愈應撫謙等
堅苦自持不愧實踐間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
辨誣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近時孔廣森

之於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亦專家孤學
也且我

朝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戶不相黨伐束
身踐行闔然自脩嗚呼周魯師儒之道我

皇上繼

列聖而昌明之可謂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綜而論
之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逕也門逕苟
誤跬步皆岐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
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尸與
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

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
 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
 經義確然雖不踰閑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備
 員史職綜輯儒傳未敢區分門逕惟期記述學行自
 順治至嘉慶之初得百數十人仿明史載孔氏於儒
 林之例別為孔氏傳以存史記孔子世家之意至若
 陸隴其等

國史已入大臣傳茲不載焉

福謹案家大人撰儒林正傳附傳共百數十人
 持漢學宋學之平羣書采集甚博全是裁綴集
 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因館中修史例必有據
 儒林無案據故百餘年來人不能措手家大人

謂羣書即案據也故史館賴以進
 呈聞家大人出京後館中無所增改惟有所刪原稿
 抄存家笥不應入集人無由見然二集中
 有蔣士銓傳一篇集句之式觀之可想也

太極乾坤說

天地所共之極舍北極別無所謂極也爾雅曰北極
 謂之北辰易繫辭曰易有太極虞翻注曰太極太一
 也鄭康成注乾鑿度曰太一者北辰之神名鄭說雖
 為太一行九宮之法然太極即太一太一即北辰北
 辰即北極則固古說也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則八卦本于四時四
 時本于天地天地本于太極孔子之言節節明顯而

後儒舍其實以求其虛何也實者何天地之實象也
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卽渾天以北極定
天地之儀與周髀相通天圓地亦圓見于大戴記曾
子天圓篇亦孔子言也天地共以北極爲樞天之所
轉卽地之所繫其爲極心之中同也非太極不生兩
儀兩儀謂天地地圓居中而不墜天旋包之而有常
兩儀生四象四象謂四時天具黃赤道與地圓相遊
行以成四時春夏秋冬卽東南西北也四象生八卦
則因四方以定八卦之位說卦傳帝出乎震以下皆
其位也然則乾坤爲天地宜居正南北矣曷由乾居

西北坤居西南也曰此正太極卽北極之實象也地
體正圓中國界赤道而居北極斜倚乎其北南極入
地不能見以渾圓之體論之則但於赤道緯線之內
外北極高低有分別耳至於兩極經線如瓜之直痕
則處處皆可謂當極之中本無偏也然洪荒旣闢及
于中古中國之地以黃河橫亘爲起止若執洛陽爲
地之中謂其所北之天正當北極則應以洛陽南北
地面一綫之經爲最高之地脊其水當分東者向東
流西者向西流矣曷由河與洛皆由西而來復東流
也觀于河洛之由西而東則中國之地東與海近古

聖人以爲大勢偏乎東矣故河源之西水分東西流處方許以爲當北極經線之中爲地之脊古聖人居中國而考其儀象則乾居西北坤居西南職此之故坤卦之坤古文作《《順也此象大地流形由西而東順之至也否則以洛當北極經線則由洛而西皆不順矣此太極乾坤之實象也且洛雖居中國之中然四時之大中則在西南坤所以位西南也且乾尊坤卑乾旣在西北則坤必居西南以應之說卦此節定八卦方位于西北正北東北正東東南正南皆明言方位惟于坤兌不明言西南正西者古聖人若謂

中國地勢偏于東河洛以西不盡其地若非以乾當北極倚于西北下臨西南之坤以定地脊置坎艮震巽離五卦于偏東則太極之實象不顯故曰北極卽太極也說文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此卽古聖人置北極乾兌之西北于虛無不用之精義故造此奇字專施于易但无者以天之西北爲无非以太極爲无也王弼以无注太極虛而不實乃老莊之學故李業興以太極爲有而斥無極爲无學也見魏書儒林傳魏書游雅曰見陳喜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游雅此言闡

合河洛之旨足發天水之義陳奇之駁強辭也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

乾隆五十六年冬十一月

起居注日講官 文淵閣直閣事 南書房翰林

國史館纂修詹事府詹事 臣阮元奉

詔充石經校勘官臣元校得儀禮十七篇 臣謹按儀

禮漢石經僅有殘字難校全經自鄭康成作注參用

今古文後至隋末陸德明始作釋文校其同異今釋

文本又多為唐宋人所亂唐開成石經所校未盡精

審且多朱梁補刻及明人補字之訛宋張淳校刻浙

本去取復據臆見臣今總漢石經殘字陸德明釋文

唐石經杜佑通典朱熹經傳通解李如圭集釋張淳

識誤楊復圖敖繼公集說明監本

欽定義疏 武英殿注疏諸本以及

內廷天祿琳瑯所收諸宋元本曲阜孔氏宋本綜而

核之經文字體擇善而從錄成四卷用付經館以待

總裁加勘時五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臣元敬識

福謹案石經儀禮校勘記一卷此其序也在浙定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時此記皆采載彼本矣

儀禮喪服大功章傳注舛誤考

儀禮喪服大功章經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

母叔父母姊妹自此以下子夏傳及鄭康成注皆爲唐以前人寫校舛誤賈疏不能辨正遺誤至今矣何以言之鄭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按此三十二字乃鄭所引舊讀之文固已至于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今列爲傳文者實亦鄭氏所引舊讀之文與上注三十二字相連同爲注文而下與此不辭云云相連皆爲鄭氏注文此三節注文皆當屬于傳文與女君同之下則文詞一氣相生豪無疑義矣鄭引舊讀

曰言大夫之妾云云又曰爲世父母云云下言卽對上言字而成文皆指舊讀也鄭引舊讀而破之曰此不辭蓋鄭破舊說而欲顛倒傳文也自寫者誤分注爲兩截竄舊讀三十二字于傳曰之前而又誤鄭注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遂爲學者大疑向使二十一字爲傳文則舊讀甚是鄭若破之是破傳非破舊讀矣鄭不言傳誤而但言舊讀誤是傳必不與舊讀合矣蓋鄭意謂傳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十六字乃前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之傳文而誤爛在女子子節傳文之下

謂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

人而未嫁者也兩句唐以前人寫校麤淺因爛下之文遽疑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有爛而升之爲傳耳今依舊讀則少其字爲不辭鄭謂經文世上依鄭讀則顛若依舊讀當有其字倒傳文未嫁逆降又招駁議然不必論此是非但須論鄭注元本傳注如何分別耳至于舊新二說之是非與此無涉也元嚮校注疏有見于此又合以金輔之說乾隆五十八年奉

詔校勘儀禮石經欲刪下言至親也二十一字改傳歸注而未敢遽定馳書問之劉君端臨劉君以爲然乃毅然刪之載其義八儀禮石經校勘記中元旋奉

命出督山東學政刻石經者覆校之不敢刪復刻二十一字傳文于碑中繼而程君易田復校喪服謂此二十一字爲傳文不從鄭說近時學者又從程說夫程君不從鄭氏文爛逆降可也若不知此二十一字非傳文則其舛誤終不可明矣元于十三經校勘記中旣復列正之而別爲此文考而著之夫古籍易誤難明幸有明之者而又屢爲他說所奪是可慨也學者平心靜審之當知所從矣嘉慶十五年夏六月

刻七經孟子考文竝補遺序

四庫全書新收日本人山井鼎所撰七經孟子考文

并物觀補遺共二百卷元在京師僅見寫本及奉使浙江見揚州江氏隨月讀書樓所藏乃日本元板活紙印本攜至杭州校閱羣經頗多同異山井鼎所稱宋本往往與漢晉古籍及釋文別本岳珂諸本合所稱古本及足利本以校諸本竟爲唐以前別行之本物茂卿序所稱唐以前王段吉備諸氏所齎來古博士之書誠非妄語故經文之存于今者唐開成石經陸元朗釋文孔冲遠正義二本爲最古此本經雖不全然可備唐本之遺卽如周易文言傳可與幾也古本足利本幾上有言字與李鼎祚集解及孔疏合

疏中共論二字正釋言字也尙書堯典敬授人時古本足利本作民時此唐以前未避諱之驗而洪範無偏無陂陂仍作頗亦在未經詔改以前召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曰下有致字致乃篆文𠄎字之譌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介作迤迤爲邇字古文所由誤爲介字皆與傳疏所解相合此漢晉以來僅存古字也毛詩殷其雷古本足利本二章作莫敢或邊息三章作莫敢或邊處此承首章加息處二字爲韻極合而淺人于二章刪或字三章刪敢字以成四言古人之文不若是纖巧矣又椒聊兩遠條且古本皆作遠脩今

案兩條固非兩脩亦誤蓋首章為脩次章為條脩條皆古韻也古毛傳離經單行首章傳曰脩長也次章傳曰言聲古聲馨二字音義可通假之遠聞也若兩章脩條無別毛不應次遠聞一訓于芻篤二訓之後故脩之為長一訓已明條為條鬯義須再訓詩人就椒之在升在

芻者言其香之遠聞非謂樹之枝條遠揚也前漢書禮樂志曰聲氣遠條此即漢人襲用詩次章語意周禮春官鬯人後鄭注鬯芬香條鬯于上下也即毛公訓遠條之意又案椒聊二字舊訓為語助謬矣毛傳云椒聊椒也字上必脫抹字鄭箋云一抹之實意實承傳而述言之緣傳已專訓不必再為聊抹也之訓矣介正云椒撮醜菜即抹也又曰科者聊科亦即抹也詩之兕觥其斛每作斛斗求通也是尔正此句專為唐風而釋毛鄭皆知而郭璞未詳陸璣妄為語助

之說然則斯義自魏晉以後皆昧之矣禮記檀弓宮中無相以為沽也

古本足利本相下有君子二字乃成文司徒旅歸四布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案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皇侃熊安生舊語設經中無此則疏豈空言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笄下有帶字乃與注疏合雜記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古本疊西上二字案此古本西上西于門五字乃鄭氏注文古本已誤為經淺人以文不類經復刪疊字經注相淆久矣春秋經文公十五年齊人侵我西鄙足利本齊上有秋字昭公元年公子比出奔晉公上有楚字義竝

長左氏傳哀公十一年公孫務人孫作叔與檀弓合
務禹乃異同孫字直誤耳二十六年乃睦于子矣衛
師侵外州矣字下多杜注民睦二字傳文無衛字案
此義長蓋越師非衛師也論語異同多出皇侃義疏
洵為六朝真本孟子趙岐章指亦勝俗本邵武偽疏
惟孝經多據偽孔安國本為無足取偽孔序自稱逮
從伏生論古文
尚書而史記稱安國早卒計安國當生于文帝末年
卒于武帝太初以前安能逮事伏生而尚書偽孔序
又稱及見巫蠱王氏
後案辨之孝經亦偽凡以上經文略為舉證皆非唐
石經以下所有誠古本也傳注釋文正義三者所校
更為繁細助語多寡偏旁增減或不足為重然精核

可采者亦復不少至于書大誥肆哉爾庶邦君古本
足利本皆作肆告似亦可從然漢書翟方進傳王莽
擬大誥此節正作肆哉則作告乃形近之譌若斯之
類宜審辨焉山井鼎等惟能詳紀同異未敢決擇是
非皆為才力所限然積勤三年成疾幾死有功聖經
亦可嘉矣我

國家文教振興遠邁千載

七閣所儲書籍甲于漢唐海外軼書亦加甄錄此書
其一也元督學兩浙偶于清暑之暇命工寫刊小板
以便舟車印成卷帙諗于同志用校經疏可供采擇

至于去非從是仍在吾徒耳日本序文凡例皆依
文瀾閣寫本刊列卷首書中字句盡依元板有明知
其譌者亦仍之別爲訂譌數行于每卷之後示不誣
也助元校字者爲吳縣友人江鏐仁和廩生趙魏錢
塘廩生陳文述

曾子十篇注釋序

元謹案百世學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漸遠者
其言亦漸異子思孟子近孔子而言不異猶非親受
業於孔子者也然則七十子親受業于孔子其言之
無異於孔子而獨存者惟曾子十篇乎曾子修身慎

行忠實不欺而大端本乎孝孔子以曾子爲能通孝
道故授之業作孝經今讀事父母以上四篇實與孝
經相表裏焉患之小者豪髮必謹節之大者死生不
奪窮極禮經之變直通天律之本莫非傳習聖業與
年竝進而非敢恃機悟也且其學與顏閔游夏諸賢
同習所傳于孔子者亦絕無所謂獨得道統之事也
竊以曾子所學較後儒爲博而其行較後儒爲庸顏
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
謹然則魯哀公年間齊魯學術可以槩見後世學者
當知所取法矣元不敏于曾子之學身體力行未能

萬一惟孰復曾子之書以爲當與論語同不宜與記書雜錄竝行爰順攷十篇之文注而釋之以就正有道竊謂從事孔子之學者當自曾子始又案漢志載曾子十八篇此先秦古書爲第一本隋志據阮孝緒七錄稱曾子二卷連目錄三卷爲六朝以前舊本或十八篇或十篇無明文此第二本新舊唐書皆作二卷較隋志亡目錄一卷其篇數亦不可攷爲第三本鼂氏公武據唐本十篇文蓋與大戴記同有題紹述本者紹述卽樊宗師字此昭德所據唐本爲第四本昭德之從父詹事公病其文字回舛以家藏曾子與

溫公所藏大戴禮參校是正并盧辨注此宋人以單行曾子及大戴合校本爲第五本楊氏簡卽十篇之文而注之此宋人新注爲第六本今第一篇爲立事而高氏王氏所見首篇皆作修身與今書不同此第七本崇文總目通志略文獻通攷山堂攷索宋史藝文志等書皆載曾子二卷蓋同爲一書此第八本周邊曾子音訓十篇此第九本以上九本惜皆失傳無從參校今之所據惟大戴記中十篇耳其自汪暉以下九家雜采他書割裂原文而爲之今附錄於後不足數也近時爲大戴之學者有仁和盧召弓學士文

昭校盧雅雨運司見曾刻本有休寧戴東原吉士震校刻 武英殿聚珍板本有曲阜孔塢約檢討廣森補注本有高郵王懷祖給事念孫江都汪容甫拔貢中在朱竹君學使筠署中同校本有歸安丁小雅敎授杰本元今所注曾子仍據北周盧僕射之書博攷羣書正其文字參以諸家之說擇善而從如有不同卽下己意稱名以別之至於文字異同及訓義所本皆釋之以明從違之意又嘗博訪友人商榷疑義說之善者擇而載之時嘉慶三年敘錄於浙江使院

孝經解

孝經緯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八字實爲至聖之微言實有傳授非緯書家所能撰托蓋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于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于未事之前皆所以維持君臣安輯家邦者也君臣之道立上下之分定于是乎聚天下之士庶人而屬之君卿大夫聚天下之君卿大夫而屬之天子上下相安君臣不亂則世無禍患民無傷危矣卽如百乘之家不敢上僭千乘千乘之國不敢上僭萬乘則天下永安矣且千乘之國不降爲百乘百乘之家不降爲庶人則天下更永安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

聖經字一集 卷二
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此章卽孝經之義也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上作亂無父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卽此義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皆弑其君不奪不厭此首章亦卽孝經之義孔孟正傳在此戰國以後縱橫兼并秦祚不永由于不仁不仁本于不孝故至于此也賈誼知秦之不施仁義而不知秦之本于不知孝經之道也

孝經二字標題乃孔子所自名故孔子曰吾行在孝

經

太平御覽六百十卷引又
藝文類聚二十六卷引

史記孔子以曾子爲能

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漢書藝文志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據此諸古籍知經之一字始于此書自此之後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三經之名皆出于此釋道之名其書曰經亦始襲取于此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故大戴記曾子大孝曰民之本教曰孝此卽孔子授曾子之實據譬如舜之峻德本于孝自親九族至變黎民其教之所

生皆由于孝周公郊祀宗祀亦然

孝經卿大夫之孝以保守其家之宗廟祭祀爲孝知此爲孝則不敢作亂則不敢不忠不仁不義不慈齊之慶氏魯之臧氏皆叛于孝經者也儒者之道未有不以祖父廟祀爲首務者也會子無廟祀而啟其手足亦此道也

論語解

學而時習之者學兼誦之行之凡禮樂文藝之繁倫常之紀道德之要載在先王之書者皆當講習之貫習之爾雅曰貫習也轉注之習亦貫也時習之習卽

一貫之貫貫主行事習亦行事故時習者時誦之時行之也爾雅又曰貫事也聖人之道未有不於行事見而但于言語見者也故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者壹是皆行之也又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此義與告曾子同言聖道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兩章對校其義益顯此章乃孔子教人之語實卽孔子生平學行之始末也故學必兼誦之行之其義乃全馬融注專以習爲誦習失之矣朋自遠來者如孔子道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各國學者皆來爲

弟子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者聖人之道不見用于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也人不知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愠者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既無位則世人必不知矣此何愠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者此也後世學者於學尙未能時習而妄欲見知於時見用於世或且患得患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君子小人之別在乎此矣易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卽此道也此章三節皆孔子一生事實爲史記孔子世家全篇之總論故

弟子論撰之時以此冠之二十篇之首也二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此始終相應也

有子論爲人孝弟者論語孔子稱子此外惟有子曾子顏子稱子是明明有異諸賢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強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卽列有子之語在曾子之前此章之言蓋兼乎孝經春秋之義也此卽似夫子之言也孔子之道在於孝經孝經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之一事順其道而布之天下封建以固君臣以嚴守其髮膚保其祭祀永無奔亡弑奪之禍卽有子所云

孝弟之人不犯上不作亂也使天下庶人土大夫卿諸侯人人皆不敢犯上作亂則天下永治也惟其不孝不弟不能如孝經之順道而逆行之是以子弑父臣弑君亡絕奔走不保宗廟社稷是以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叛亂明褒貶春秋論之於已事之後孝經明之於未事之先其間所以相通之故則有子此章實通徹本原之論也其列之於首篇之次章固所宜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者本立而道生一句乃古逸詩句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

本與此一節四句乃孔子語也劉向說苑建本篇曰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旣平泉流旣清本立而道生雖漢人引論語往往皆以爲孔子之言但劉向明以此上二句爲孔子之言尙是漢人傳論語之舊說而又以爲有子言者所以似夫子也劉向在西漢校秘書見傳記百家古說甚多是以建本篇又引孔子曰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觀此益可知論語此二句爲孔子語也又後漢書延篤傳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

聖經室一集 卷二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觀此延篤以此節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爲孔子之言其爲兩漢人舊說皆以爲孔子之言矣延篤後漢人博通經傳寬仁恤民其論仁孝也語質而義明足爲論語此章注解不似後人求之太深而反失聖人本意故東漢人經說最爲平正純實今錄之後漢書延篤傳曰篤以病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

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於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于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疎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

人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
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疎為大孝
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
序回參之意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
以為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
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弟為至德管仲以九合為
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
各從其稱者也元案東漢人論孝論仁平實如此故
元所撰論語論仁論於管仲之仁尤與之合

論語一貫說

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
訓詁不明也就聖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聖賢之
道亦誤矣說在論語之一貫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
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閔子之言仍舊貫也此三
貫字其訓不應有異元按貫行也事也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
詩碩鼠三歲貫女周禮職方使同貫利論語先進仍舊貫傳注皆訓為事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後漢光武十五王傳云奉承貫行皆行事之義三者皆當訓為行事也孔子呼
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于行

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為教也一與壹同一與壹通經史中並訓為專又並訓為皆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為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書

順帝紀皆訓一為皆荀子大略左昭廿六年穀梁僖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為專至于壹二字通用之處經史中不可勝舉矣 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為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為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即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其未能一庸德庸言言行相顧之道也此即大戴曾子本孝篇所謂忠為孝之本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所云曾子中夫孝弟信忠四德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即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若云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即一旦豁然貫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

脫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何者曾子若因一貫而得道統之傳子貢之一貫又何說乎不知子貢之一貫亦當訓為行事子告子貢曰汝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非歟子曰子一以貫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予行事學聖人也夫子于曾子則直告之于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子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為教也亦即忠恕之道也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此亦言仍舊行事不必改作也故以行事訓貫則聖賢之道歸于儒以通徹訓貫則聖賢之道近于禪

矣鄙見如此未知尚有誤否敢以質之學古而不持成見之君子

大學格物說

禮記大學篇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二句雖從身心意知而來實爲天下國家之事天下國家以立政行事爲主大學從身心說到意知已極心思之用矣恐學者終求之于心學而不驗之行事也故終顯之曰致知在格物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國天下之事卽止于五倫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義卽有止意履而至止於其地聖賢實踐之

道也凡經傳所云格于上下不格姦格于藝祖神之格思孝友時格暴風來格及古鐘鼎文格于太廟格于太室之類皆訓爲至蓋假爲本字格字同音相借也小爾雅廣詁曰格止也知止卽知物所當格也至善之至知止之止皆與格義一也譬如射然升階登堂履物而後射也儀禮鄉射禮曰物長如笥鄭注云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禮記仲尼燕居鄭注事之謂立置于位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立也蓋物字本從勿勿者說文州里所建旗趣民事故稱勿勿周禮鄉大夫五物詢衆庶物卽與事

聖經卷一 射義 卷二
同義而堂上射者所立之位亦名物者古人卽通會
此意以命名也大戴禮虞戴德曰規鵠豎物履物以
射其心端色容正大射儀曰左足履物皆此義也故
曰格物者至止于事物之謂也凡家國天下五倫之
事無不當以身親至其處而履之以止于至善也格
物與止至善知止止于仁敬等事皆是一義非有二
解也必變其文曰格物者以格字兼包至止以物字
兼包諸事聖賢之道無非實踐孔子曰吾道一以貫
之貫者行事也卽與格物同道也會子著書今存十
篇首篇卽名立事立事卽格物也先儒論格物者多

矣乃多以虛義叅之似非聖人立言之本意元之論
格物非敢異也亦實事求是而已又案此篇本無關
失自大學之道至先致其知皆言知止知者心知之
非身行之也直到在格物三字方著實在行事矣旣
著實行事復順推其效自知至以至身修乃是實行
所知實行所止之效格物二字不待在格物句始見
篇首先云物有本末然則離本末言物字不可也篇
中本末凡五見一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二則其
本亂而未治者否也三則此謂知本也四則大畏民
志此謂知本也五則德本財末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也凡此五處本末皆不能與物字相離為說然則物者即身家國天下之事即五倫之事即誠正之事即德財之事事即物也事有終始即物有本末重言以申之也先后者兼本末終始言也若以格物為心靈窮理則猶是致知際內之言非修身際內之事也要之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即物有本末之本物有本末之物即格物之物不可離不可岐也

大學集注格亦訓至物亦訓事惟云窮至事物之理至外增窮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轉折變為窮理二字遂與實踐迥別又案黃宗義文定載與萬充宗論格物充宗用大射儀物字之義黃君舉先儒瞿汝櫻元立亦主此說但元今說與彼不同

卷二終

